

一名藝術工作者的心聲

西九文化區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藍圖。遺憾成立以來，問題叢生，得不到香港廣大市民的讚賞和愛護，也被一些思想離地的人把持着。

香港回歸前，因殖民文化對他人的掠奪性和侵犯性，很多人對自己母體文化沒有理解、缺乏自信，對他體文化盲目崇拜。一個地區、一個國家民族的興旺和昌盛，離不開文化藝術的精神支撐。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、社會的整體精神面貌，文明的程度和社會的凝聚力、和諧度，也離不開文化藝術的先驅引領。遺憾的是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二十三年了，文化的回歸還任重道遠。近幾年香港社會發生的動盪不安、社會的分化和撕裂觸目驚心，這是明證。香港各大學、法律界、文化藝術界也需要改革。

就目前西九文化區的發展來看，「外行領導內行」的情況令人擔憂。他們仍然以西方已經日暮途窮的「概念藝術」行事，幾乎沒有一點體現中華文化內涵和香港人的文化特色。追隨着西方一些沒有普世價值的概念流行藝術，以為就是國際化。比如二〇一八年收藏的《重工業》（實際是「餅乾盒和手機」的實物），在香港藝術界也引發極大爭議。一次次收藏了一些莫名其妙的「藝術品」，令人目瞪口呆。長期以來，西方人把持了世界的話語權，這些人在國際藝術圈裏比較活躍，但絕不是「善良的菩薩」。如



尋找蓮溪

尋找蓮溪，在於記憶深處一句話：「新橋離家遠。」澳門有多大，什麼地方能說得上遠？「新橋那兒沒橋！」回答是真實的。打開當年的地圖去找，不見叫新橋的橋，也不見叫新橋的街道。我的興趣本不在橋，而在橋下的溪水。地圖不會印下遙遠的記憶，哪怕記憶是許多眾數。城市地貌改變了，舊地名沒改，長居本地的村民像上一代人沿用。大概沒有恰當的新名稱，而村民又感到舊名親切，有了歸屬感。「新橋」建造在一道彎彎的淺溪上，可靠的形貌不見於古舊的圖片或畫像，隨着溪水因開路工程被填塞，已同時被拆除。這已是我初聞新橋之名五十年前的事，如今又過了五十年。不見橋，那橋下的蓮溪更渺茫了。澳門三面環海，一條淺溪何足掛齒？

那時我只羨着大江大河，不知溪澗對耕作也十分重要。蓮溪是自然水道，因溪水由內港流入，又名鹹涌，也又有人說溪水由頗遠的山澗匯流而成，水是淡水，才可灌溉田地。但我相信或有地下泉眼，灌注到溪水中，長年湧出，瀦積為塘。往來的村民多了，舊橋不敷應用，便造新橋。橋畔開了新路，稱為「船街」。可見蓮溪雖淺，出海作業的小舢舨仍可由橋底出入，載來滿筐魚蟹。炊煙嫋嫋，魚香菜甜。夜間，船戶就把艇子泊在岸邊，有時就繫在蓮溪廟的地界石上。

今的中國，隨着國力的提升，我們要建立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尊嚴，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話語權。話語權是依靠自己的強大實力得來的，絕不是依靠金錢買來的。一個真正軟實力的體現，是依靠那些偉大的創作者贏取得到的。

再者，香港要設立一間美術學院，培養本土藝術家。文化藝術的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的，不能掉以輕心。香港近年來一些社會問題正因在教育和文化上的輕視和失守所致。香港人注重經濟發展，忽略文化的建設，已經付出慘痛代價。在各種文化機構層面，應該增加聘請專業藝術家人士進入決策圈。這樣在決定收藏、展覽、評估等重大事件時，才不容易出現似是而非、不懂裝懂、濫竽充數等現象。

在文化自信方面，特區政府有責任支持和推動中國傳統和當代優質的文化藝術，樹立品牌，加強母體文化的軟實力，保留香港特色的地緣和底蘊的文化藝術內容，我們既要學習各國好的一面，也要敢於拒絕和搖頭，對糟粕說：「No！」在我看來，香港的博物館也肩負着中華文化藝術的傳承和發展的使命。西九文化區更是責無旁貸，同時融合世界各地優秀文化藝術，堅守有「高度、難度、雅緻、深度」的要求，傳遞真善美，激發大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嚮往，探索審美意識的提升。



要說今年最時尚的穿戴，相信非口罩莫屬。

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規定，在公眾場合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，必須戴口罩，違者處以重罰。

走出家門，到超市、餐館或去商場購物，人面一罩，前所未有，而且口罩款式多樣、顏色繽紛，圖案奇特，不經意中展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。

有人戲謔道，戴上口罩，看不清嘴臉，分不清美醜，無論帥哥靚女，都可「一視同仁」了。更有人說，病毒入侵對象不分貧富，病毒面前「人人平等」。前者是開玩笑，大可一笑置之；而後者的「平等」論，不管言者是隨意抑或有心，則值得我們深思。

近日，加拿大一個機構發表了疫情調查報告，跟蹤了全國從今年一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感染個案，得出這樣的結論：住在低收入地區的居民、新移民和難民，雖然只佔病毒測試人數的四分之一，但呈陽性比率卻幾乎佔總數一半，達百分之四十三點五。也就是說，這些屬於社會底層的人，受新冠病毒感染機率大大高於生活條件好的人。

有位日本朋友研究日本古典文學，某日拿了一部記載日本十二世紀和歌大賽的《六百番歌合》登門求教：「參賽者之一引用了白居易的詩『鳳凰池上月，送我過商山』，這句詩是什麼意思？」我靈機一動，告訴她：「白居易看到的月亮，其實與阿倍仲麻呂寫的三笠山之月是一樣的。」朋友恍然而悟，遂相視而笑。

阿倍仲麻呂，漢名晁衡，生於奈良，原是日本遣唐留學生，在唐五十餘年，歷仕玄宗、肅宗、代宗三朝，頗受寵信。他在離唐時所作三笠山之詩，於日本婦孺皆知；作此詩的背景故事，《土佐日記》、《今昔物語集》、《江談抄》、《古本說話集》等日本古籍皆有記載。所以我一說三笠山，那位日本朋友就明白了。

唐玄宗天寶十二年（七五三），在唐已近四十年的阿倍仲麻呂終於獲准回日本。他來唐朝求學時年方弱冠，離開時已過知天命之年。告別唐土前，他作和歌一首：あをうなばら ふりさけみれば 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いでし月かも。大意为：遙望遼闊碧波，眼前之月，彷彿就是（故鄉奈良）春日（神社邊的）三笠山上曾經見過的月亮啊。春日神社，是日本遣唐使出發前必去的祈禱平安之處。據井上靖的歷史小說《天平之甞》，阿倍仲麻呂於黃泗浦（位於今江蘇張家港）登船後，見陰曆十五的圓月而作此和歌。而記載此事最詳的《土佐日記》云，阿倍歸國前，唐朝的友人於登船之地（《今昔物語集》說在明州，在今寧波，與日本學者荻谷朴的考證相同）為他餞行，席間作詩惜別，依依不捨，直到陰曆二十夜月升自海上，阿倍遂作和歌答謝。不過據荻谷朴註解，阿倍離唐的具體日期已不可考。所以，我們無法得知阿倍詩中的月亮到底是滿月、上弦月還是下弦月，但當時的月亮是圓是缺，對詩意影響不大。這首和歌將過去和現在、故鄉和唐土這樣不同的時間和空間，通過能夠穿越時空的月亮聯繫起來，短短三十一個音節裏洋溢着作者感慨身世、思念故鄉之情。

月亮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，這一概念在中國詩歌中早已有之。寫月亮能夠跨越空間

口罩遮不住社會不公

原因很簡單，富者比窮者居住環境優越得多，住大屋，空氣清新，自然容易防範病魔入侵。而家居狹小，有的人祖孫三代擠在一兩個房間裏，如何去適當保持空間距離？而且低收入者往往從事體力勞動，工作場所簡陋，人員密切接觸機會多，預防交叉感染更加困難。這些人群，多數又健康福利差，沒帶薪病假，有時身體不適，仍要堅持上班。

有位朋友在電話聊天中說，她隔壁鄰居的地下室租住着一對母女，母親在一間華人超市蔬菜部工作，平時大家見面都會打招呼。疫情下多時不見，這天一早剛好在門口碰上，看這位五六十歲的母親，目光有點暗淡，雖然戴着口罩，也掩不住面容的疲憊。一問之下，才知風濕關節痛老毛病又發作。再問為何不在家休息？她說近日已請假一次，再請假恐怕要被辭退。朋友道，你身體不好，免疫力低，在那裏很容易受感染的。那位母親唉了一聲，邊走邊從口罩中擠出一句：「誰叫我們窮！」說到這裏，朋友在電話中也嘆息，要健康第一，有時得有機會才能做到啊。

看那些不為金錢憂慮者，疫下依然可以過優哉游哉的生活。在豪宅開派對，到度假屋消暑，駕遊艇在安大略湖上乘風破浪。據遊艇代理商稱，這個夏天，賣出的遊艇大約比往年多

四倍。疫情下，有人為餬口苦苦掙扎，有人依然享受着奢華。

九月中旬，多倫多中小學在延遲了一個星期後陸續開學。學生聚在一起上課，會否引發另一波疫情？令家長、教師和整個社會格外擔心。政府推行課室和網上教育相結合。多倫多有近八成家長選擇送孩子上學。但不少家長說，這是出於無奈，因為自己要上班；有的則因家裏電腦不夠用；還有的家裏根本沒有電腦，或付不起高昂上網費用。這些家庭貧困的學生，往往因有時仍要上網課而失去部分汲取知識的機會。

相反，甚至有少數富裕家庭，三五位家長一起聘請私人教師，在家裏為子女教學。他們合作並非因單獨出不起薪酬，而是要子女有「同學」相伴，營造在校學習氣氛。這對於窮人家來說，簡直連想都不敢想。

疫情下，口罩的用途，是預防病毒飛沫傳播。它並非遮羞布，掩蓋不了社會的矛盾和不公。不少專家警告，疫情令社會貧富現象更加嚴重，倘政府再不重視，會進一步把社會推向兩極化。

教育的不公，將影響到人才的培養和國家的未來。任重道遠，但又有多少靠嘴巴贏選票的政客願意啃這塊「硬骨頭」？

明月何曾是兩鄉



星散天涯之人也能共賞同一個月亮

資料圖片

，最有名的大概是蘇軾的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，即便星散天涯之人也能看到同一個月亮。更早的還有劉宋時期謝莊的《月賦》，「美人邁兮音塵闕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」；張九齡《望月懷遠》，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」等。月亮還能夠穿越時間。人間時光流逝，月亮卻彷彿永遠不變，朗照一代又一代，見證歷史的玄幻和人生的起伏。如張若虛《春江花月夜》「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」；李白《把酒問月》「古人不見今天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」；劉禹錫《石頭城》「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」。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，對月亮的感知也相似。據《土佐日記》記載，雖然阿倍的三笠山之歌是用日語寫成，但當他為在場的唐人解說大意後，唐朝的友人不但理解了詩意，而且對它吟味再三，愛不釋手。《土佐日記》就此評論說：「雖然唐土和日本的語言不同，但既然月光是一樣的，它觸發的人情也應該是一樣的。」

朋友請教我的那句「鳳凰池上月，送我過商山」出自白居易的《宿陽城驛對月》。白氏離開長安赴任，於長安東南商山腳下的陽城驛與親友告別。此後，只有他先前在長安中書省鳳凰池畔常常見到的月亮陪伴他走過商山。這也是將過去和現在，將鳳凰池、商山以及即將踏上的土地用能夠穿越時空的月亮聯繫起來，與阿倍仲麻呂的三笠山之詩

殊文而同趣。在日本，受這句詩啟發而作的和歌也數不勝數。

約兩個半世紀後，這首寫三笠山之月的和歌在日本入選地位崇高的《古今和歌集》；又二百餘年，入選類似日後《唐詩三百首》的《小倉百人一首》，至今在日本膾炙人口。深邃的夜空中一輪（或一彎）明月，映出海邊望月人的感慨。少年時代，為何竟會對漢文感興趣？如何伴着紅燭微茫，日復一日披閱揣摩？那一日辭別故鄉，最後望了一眼三笠山上的明月，乘布帆木船，九死一生來到唐土，舉目是異鄉的明月，卻又依稀彷彿奈良之月。此後寒窗苦讀，遨遊於浩如煙海的典籍中，繼而又飾金衣錦，出入禁中，仰望所見，是長安、洛陽之月。紫陌青門之上，斗拱飛簷之畔，一點明月窺人：翩翩少年已成長為沉穩朝臣，說的是唐語，往來的是唐人，飲食、衣服、起居，無不是唐土樣式。五年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三笠山的月色，出發前一晚的不安和祈願，都慢慢淡去，不再魂縈夢牽。然而在歸國前的那一夜，獨自望鄉，明月升自碧海，悠悠清質，靄靄澄輝，又映出當日在春日神社祈禱的十七歲少年的臉。在唐數十載的求學和仕宦生涯如雲煙過眼，返鄉的海路，是天上——輪華彩照耀下的萬頃清波。明月何曾是兩鄉？長安之月，商山之月，奈良春日神社之月，還有東海上升起的月亮，都是一樣的。



市井萬象

「工」不可沒 香港工業傳奇展覽

隨着本港疫情平穩，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陸續重開。現正於香港歷史博物館（逢星期二休館）舉行的「『工』不可沒——香港工業傳奇展覽」，展出約一千二百組經典香港工業製品，同時展示多幀珍貴的歷史照片，並製作了不同的多媒體節目和口述歷史訪問，令香港工業繁盛的景象活現眼前。展期延長至十月五日。圖為展覽一隅。

圖：大公報攝